



“离别后，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永不老去……”诗人席慕蓉这样描述乡愁。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，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老宅住进新屋，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，难以割舍的乡愁却往哪里存放？从2015年山东公布第一批“乡村记忆”工程名单开始，淄博、聊城、枣庄等地开始建起乡情村史陈列室、乡村民俗博物馆，记录村落兴衰，展示乡土风情。

# 安放在博物馆里的乡愁

实习生 马卓仪  
本报记者 范佳



李家疃乡村记忆博物馆复原的土地庙

## 李家疃村的王氏家族 兴衰历史浮现眼前

“我们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，村里有四百多座古建筑，三十多个古大门，没有一个重样的，上面的雕刻可有讲究了。”每当远客到李家疃村探访，热情的王荣元老人便会打开话匣子，“先去村头的‘乡村记忆’博物馆看看，你会更了解这方水土。”

李家疃村位于淄博市周村区最西端，与济南章丘接壤。淄川县志及村碑记载该村“李姓最早定居故名李家疃”。王姓于明洪武三年奉旨迁入定居，后又有他姓相继迁入。村中现存遗迹均为王氏祖先所建。

78岁的王荣元是王氏家族的第二十二代孙，七十多年来一直守着这方土地，父辈口中有关家族的兴衰故事熟记于心，古建筑雕刻中的每处含义也如数家珍。闲暇时他也曾想：“这些故事和古迹怎样代代相传，让更多人知道呢？”直到听说村里要建乡村记忆博物馆，他的心里才有了底。

2015年李家疃村被列入省级乡村记忆试点单位，这一年，村里来了很多专家学者，负责博物馆设计的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从军教授的团队。李家疃“乡村记忆”博物馆设计总监柳林至今难忘那段在村里一住两三个月的日子。

博物馆选址在村头村卫生室的大院，总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。与之前做博物馆设计时，会有专业人士辅助不同，柳林发现“乡村记忆”博物馆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，因为村民们很难表达出合适的设计理念。一有工夫，柳林就去找村里晒太阳的老人聊天，从老人们的回忆中，柳林对这个小村庄的认识逐渐丰满立体起来，王氏家族的故事给了他越来越多的感触。王荣元找出了珍藏的王氏家谱，一段段兴衰历史浮现眼前。十九世纪初叶，村里有很多人到南方做绸缎、布匹生意，买卖兴隆，所赚银两大多用来置地建屋。当时最豪华的建筑是王氏家族的9座不同形式的庭院，建在村庄中轴线上，南北贯通。

为了突出特色，最终团队确定了“商业发展”和“王氏家族兴衰”的主线，主展厅分村落、家族、创业、人生、文化等记忆单元。从老人的叙述中，柳林把最触动他的细节通过艺术手法生动再现出来。李家疃的王氏始祖在王氏家谱上被尊为“王三老”。王三老的母亲明朝时期带儿子从山西迁徙来到李家疃，在唐家石屋安家。在母亲的养育教导下，三老不仅是种田好手，而且知书达理。母子二人辛勤劳作也有了积蓄，终于建起了自己的房子，自此开启了李家疃王氏家族600年的盛衰史。在展厅的第二单元“家族的记忆”中，设计团队就创作了王家老母的石雕，发色灰白、面容慈祥的母亲，坐在院中的石头上向院门外眺望：盼望着外出劳作的儿子能早点回家。

## 向村民收集老物件 山西工匠重现土地庙

整个展览在家族兴衰的主线下，还融入了李家疃村独特的建筑文化符号，如胡同、酒馆、拴马石、复制老的商业街巷。在设计团队看来，李家疃村的建筑依旧是亮点。

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，从构思到最后的展牌排版，设计人员都在不断查阅资料。在柳林看来，像土地庙这类建筑在过去兴盛的村庄中普遍存在，是民风民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但设计团队在村里找

了一圈都没有收获，直到从村里几位老人口中，才逐渐勾勒出那座已经被拆毁的土地庙：土地庙不大，嵌在墙中，形似壁龛。了解到王氏家族从山西移民而来，柳林便找了那个年代山西的一些土地庙图片给老人们辨识，最终确定设计图稿后，专门从山西请工匠雕砖，在展览中复原了老人们的土地庙记忆。

博物馆中展出了300余件展品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向村民征集来的。展品中最珍贵的是家谱类的。王氏家谱从民国开始记录，保留着老式家谱的书写形态，用笔简洁，每个字都含义深刻。王村镇驻李家疃村干部宋玉玲回忆，在展品征集后期，村民们参与很踊跃，征集到的老物件很具代表性。如王家在南方做买卖的大印章，上面印有店铺地址，出售商品后盖个印章，不仅能鉴别真伪，也能起到广告的作用。村里还有一位酷爱收集的老人，他的“宝贝”有的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有的从集市上收集而来：老砚台、农耕用具，几十年前的宣传画，笔筒，都镌刻着旧日时光。

在展出的展品中，有些现在根本找不到实物，例如明朝时期的农耕用具。“木制品很难保留，我们通过借鉴省博展品及查阅相关材料进行了复原，让视觉体验更加立体直观。”柳林说，设计团队还在博物馆中预留了不少空间，希望今后有更多反映历史变迁、乡情乡貌的展品被收纳进来。

2017年3月，李家疃“乡村记忆”博物馆正式开放。宋玉玲介绍，前来参观的游客不少，还有一部分是学校师生。有位城市来的花甲老人看了展览很激动，忆起了儿时在乡下干活的情景。

## 2020年山东将建成 百家乡村记忆博物馆

如今像李家疃村中这样的“乡村记忆”博物馆已经在山东遍地开花。

在聊城“乡村记忆”博物馆中，除了传统农业生产、传统服饰、乡村交通运输、乡村生活用具和乡村民间艺术展区，还在二期工程中设置了乡音记忆厅，这里不仅展出有形的实物，还要融入当地文化特色的聊城乡音，展示聊城各市县方言影像资料。

威海市荣成市斥山街道西火塘寨“乡村记忆馆”则透出浓郁的胶东味道，在这里可以看到胶东渔村典型的海草房，用于拴住牲口的拴马石，过去用的旧币、粮票……记录了过去农村生产队的生活方式以及石岛英模名家的事迹等。

济南商河县现存唯一一座明清时期传统民居建筑——吕东民居也被改建成“乡村记忆”博物馆。2014年以来，商河县文化文物部门争取各级资源支持，自2015年10月开始，按照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聘请了具有维修资质的施工队伍对民居进行了保护性修缮，在一楼大厅布置了包括福建客家土楼、广东开平碉楼、山西灵石县王家大院、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在内的全国十大民居文字、照片展览。

而在临沂市平邑东山人民俗博物馆中，能切身感受到沂蒙民俗文化和历史的变迁，馆内不少藏品是世上少有的珍品，如上古文化的“印邮”、“秦汉时代的砖瓦”、“元朝时期的大碌碡”等。

2015年，山东公布了第一批“乡村记忆”工程文化遗产名录共300个，该工程的目标是到2020年，在全省保护、修缮、恢复设立10个左右“乡村记忆”乡镇，100个左右“乡村记忆”博物馆(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)。

【实地行走】

# 听，『滕小国』的历史老人在说

李秀珍

久旱逢甘霖，惊蛰前夜的一场喜雨把干渴已久的齐鲁大地滋润得万物生发。春寒料峭，道路泥泞，我跟随一位老人的脚步，充满好奇地来到了位于滕州东沙河镇的“乡村记忆馆”。

一座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安静地立在那里，楼前有一宽敞院落。像一出大戏必有浅吟低唱的前奏，院落里的布局和摆设，便是这座“乡村记忆馆”的序曲：一个硕大的磨盘，像一位岁月老人，沉静地立于浙浙沥沥的雨丝中。

走进馆里，各种乡村老物件琳琅满目。靠西墙摆放的是一组出土陶艺，有的是刚从农户中收集来的，有的是从高铁新区的工地上挖掘出来的。滕州历史悠久，古为“三国五邑之地”，是“科圣”墨子和“工匠祖师”鲁班故里。被称为“滕小国”的境内有7300年前的“北辛文化”遗址，还有滕国、薛国故城等古文化遗址。滕州博物馆、墨子纪念馆和鲁班纪念馆的文物数不胜数价值连城。然而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碗、钵、壶、罐等陶艺品，依然刻画着往日摇曳的光影，述说着岁月无尽的沧桑。

一层摆放的是农具类。有织布机、独轮车、耩楼扶耩，有牛角环、铁犁铧、拉车的套，还有铡刀、马鞍、锨、二齿钩子。独轮车我推过的，因为不好平衡，推起来很吃力。这种胶皮车轮的手推车主要是大人的运输工具，春天能推粪，夏天能推草，秋天能推地瓜、玉米和柴草，冬天还能推新媳妇回娘家和白发老娘走亲戚，是乡村流动的风景。如今，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小三轮大四轮，耕种收储都实现了机械化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，马车、驴车、小推车便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抹记忆。当一代又一代人老去，记忆也会随之消失，如果没有这些老物件，祖祖辈辈生活的影子将无处寻觅。“乡村记忆馆”留住的就是这样的一段段乡情和乡愁。



展览最多的是生活用具和用品。有做饭用的风箱、蒲团、油罐子、大铁锅，有下地用的刺杖、镰刀、花箕、柴火耙子，有自制卷烟机、木工工具箱、扳碗补漏锅挑子，还有座钟、电石灯、黑白电视机、老式收音机等等。它们排列有序，有的黑黑的尘封已久，有的锈迹斑斑破旧有痕。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，对于水瓮扁担，对于老虎头布鞋，对于火镰烟盒子，对于竹皮暖瓶草帘子，对于花箕簸箕蓑衣粪箕子，已经陌生而新奇，不知道70后对这些东西还有多少体验和记忆，这些东西与60后们的乡村童年时光还是如影随形的。

在这座小小的“乡村记忆馆”里，最触动人的是二层那间“家家家训室”。以自创自写自画的形式，东沙河镇上至镇书记镇长下至普通村民，人人亲自参与。署名“磨坑村第一书记李娜”家的“家训”是：“不骄不傲，不挣不抢。”署名“镇办公室 党玲”家的家训是：“传家二字曰读与耕，兴家二字曰俭与勤”……一幅幅图文并茂、疏密有致的手抄报，把写有“立家规，订家训，传家教，树家风”大字的四面墙装点得五彩缤纷，一条条读下来，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，让人感到无比清新和舒畅。中国人自古重家规家训，“朱子家训”“曾国藩家书”内涵丰厚传承久远，普通人良好的家规家训维护着乡村的公序良俗。当今时代家族意识渐淡，家庭构成渐小，但家规家训不能缺失。

没有数，也没有问身边参与筹建这座乡村记忆馆的王中老人，这里一共收集了多少乡村老物件。也许初建的初衷，就不求大而全，不求美而精，不求多与少，只是为了通过这些东西活化上一辈人的生活。齐鲁大地物候相同风俗相近，不管是生活习俗还是农耕方式，几千年一脉相承。这些祖祖辈辈相延相袭的生活情境和状态，甚至是整个北方农耕时代的缩影。这些老物件看似普通，甚至土气，但一件件都沾满了祖辈的汗水和智慧，叹息和喜悦。

那一刻，听马路对面学校传来的朗朗读书声，我希望，放学后的孩子们能到这里来看一看，借助这些老物件还原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生活。知道昨天，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。一个民族就是这样薪火相传源远流长。